

全 译 本

童年

Childhood

【苏联】高尔基◎著 文慧◎译

★★★★★
新课标必读·永远的经典



反映人间疾苦的自传体小说

就在这样的秋天里，我曾不止一次在树林里迷过路。当你已经远离了大路，又身心疲惫找不到小路时，你只有踩着泥泞的道路，越过丛丛荆棘，踏着高低不平的土壤，径直向前。这样，最终你总能走上宽阔的大路！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新 课 标 必 读 永 远 的 经 典

童 年

《童年》不仅是一部艺术珍品，而且是高尔基的传记，是他全部创作的注解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

——前苏联文艺评论家 丘科夫斯基

在俄国文学中，我们从来没有读过比您（高尔基）的《童年》更美的作品。您还从来没有如此成功地显示过您的写作才能。

——法国著名作家 罗曼·罗兰

上架建议：世界名著/新课标

ISBN 978-7-5008-6049-5



9 787500 860495 >

ISBN 978-7-5008-6049-5/1 · 1590

定价：24.00元



童年

Childhood

【苏联】高尔基◎著
文慧◎译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童年 /（苏联）高尔基著；文慧译．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5.1
（永远的经典）

ISBN 978-7-5008-6049-5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②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308699号

童 年

- 出 版 人 李庆堂
责任编辑 左 鹏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栾征宇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（010）62350006（总编室） （010）62005039（营销出版部）
（010）82075934（社科文艺分社）
发行热线 （010）62005049 （010）62005042（传真）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6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195千字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4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一	1
二	12
三	25
四	45
五	60
六	74
七	83
八	96
九	113
十	130
十一	151
十二	171
十三	193

屋子十分狭窄，光线微弱，无比阴暗。父亲躺在正对窗子的地板上，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衣裳，显得整个身体特别修长。他光着的两只脚，脚趾全都叉开，呈现非常奇怪的姿势。他以往让人备感亲切的双手，此刻看似温顺地搭在胸口，手势却也是扭曲的，过去常常呈现出非常快乐情绪的双眼，此时紧闭着，像是眼皮上覆盖着两枚黑色的圆形铜钱，迫使他无法睁开眼睛。他的脸色黑黝黝的，看上去依然温顺善良，可是那一口突出的牙齿，十分凌厉，让我感到不寒而栗。

母亲呢，衣衫不整跪在地上，下身围着红色的裙子，手里拿着一把我以往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。她用这把梳子梳理着父亲又长又柔软的头发，动作温柔又细致，一下一下地仔细从额头往后梳。母亲的声音低沉而嘶哑，口中在不停地说着什么。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已经哭肿了，泪水源源不断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她眼眶里滚落下来。

外祖母则紧握着我的手。她身子胖胖的，脑袋很大，眼睛也很大，鼻子上的皮肤已经很松弛了，耷拉下来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看起来整个人都软绵绵的，又十分亲切可爱。外祖母哭泣的方式有点不同，好像是在陪着妈妈哭一样，就连哭泣的节奏，也随着妈妈呜呜咽咽的，搭配得很合拍。她浑身都在颤抖着，一只手拉扯着我，另一只手摇晃着父亲的躯体。我躲在外祖母的身后，紧贴着她的身体，浑身不自在，并且感觉十分恐惧。

我从没见过大人们在我面前哭泣，也听不懂外婆不停重复的那些话：“你和爸爸告别吧，你以后再也无法和他相见了，他死了，亲爱的，他死得太早了，他不应该如此早就过世。”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的时候，父亲忙进忙出地悉心照料着我，可是忽然他就消失不见了，换成了这个有些古怪的外婆照顾我。

我问过外婆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她回答我：“我是从上面来的，从尼日尼搭船来的，水面上可不能行走啊，小鬼。”

我觉得很有趣，但是不能明白她所说的“上面”是什么意思，我家楼上倒是住着几个染了大胡子的波斯人，地下室则住了一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老头，他是卖熟羊皮的。我要是想从楼上下来，只要骑在楼梯的栏杆上，就可以顺势滑下来，要是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，只要就势翻个跟头，向下一滚，就可以了。我对这一套无比熟悉，可是这和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外婆全搞错了，这一切听起来毫无关系，乱七八糟的，十分滑稽可笑。

我又问她：“为什么喊我小鬼？”

“因为你总是乱叫。”她笑着回答。

外婆说话的时候，十分流利迅速，听起来也和蔼可亲的。从我们相见的第一天，我们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而现在，我特别希望她能够赶快带我离开这间可怕的屋子。

我因为母亲的样子而感觉到十分压抑。我在她的眼泪和哭号中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忐忑不安的感觉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失态的她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虽然一直都很严厉，又沉默少语，但是她平时是十分注重个人形象的，从来都是把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一尘不染，头发也梳得油光水滑。她的身材像一匹高头大马一样，非常高大健壮，身体健康又结实，还十分的有力气。然而此刻的她，浑身浮肿，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的，显得凌乱不堪，她过往梳得十分平整的头发，像一顶帽子一样服帖光亮，然而现在却乱七八糟的，一半披散下来，散落在裸露的肩头，另一半编起来，晃来晃去，不时地扫过父亲沉睡不醒的脸。我一直站在房间里，可是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一直在为父亲梳头，一边不停地哭泣着，十分悲伤，甚至有时会因为哭泣，而几乎窒息，喘不过气来。

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农民和一个岗警一直通过门，向我们的屋子里张望着，岗警有些愤怒地喊着：“快点收拾！”

房间的窗户上蒙着一块深色的大披巾，而此时风把披巾吹得鼓动起

来，看上去像被吹起的船帆。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坐小帆船玩，天空中忽然打了一个雷，轰隆作响。我很害怕，父亲却笑着，用两个膝盖紧紧地夹住我的身体，大声喊着：“别怕，没事儿的，葱头儿！”

母亲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动作十分吃力，又迅速倒下，她跌倒在地上，仰面躺着，头发也散落在地上。她紧紧闭着眼睛，脸色苍白，又泛着青色。她和父亲一样，龇着牙，用一种非常可怕的声音说着：“你们把门关上……阿里克谢——走开！”

外婆用力把我推到一边，她自己则扑到门口，喊着：“亲爱的好心人啊，你们别怕！请你们别伤害我的女儿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请你们行行好，快走开吧，又不是霍乱病，她只是快要生孩子啦，饶恕我吧，我的天哪！”

我趁机躲在房间角落放着的一只大箱子后面，从缝隙中，看到母亲躺在地板上，身体像陀螺似的旋转扭曲着，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外婆在她周围爬来爬去，亲切又快乐地说着：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忍着点，瓦留莎！圣母啊，保护神啊，请保佑她吧！”

我害怕极了，母亲和外婆在我父亲旁边闹腾着，常常碰到他的身体。她们喊叫着，哼着，父亲却始终一动不动，脸上的表情似乎还在微笑一样。她们在地上一直折腾着，母亲几次想站起身，却又重重地跌到地上。外婆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看起来像一个被扔出去的又大又软的黑色皮球。直到黑暗中，忽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。

“上帝啊，光荣属于你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房间的角落睡着了，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。

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——天下着雨，我站在墓地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，从一个又黏又滑的小土墩上，向墓穴里张望，人们把装着父亲躯体的棺材放进墓穴里，坑底里面有很多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当棺材被放入坑底，两只青蛙跳到了黄色的棺盖上。

我和外祖母站在墓穴旁，旁边还有浑身都被雨淋得湿透了的岗警和两个农民，他们手里还拿着铁锹，脸色僵硬刻板。雨水很温暖，雨点像小玻璃珠似的，不停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。

“埋吧。”岗警站到一边，说着。

外祖母用头巾捂住脸，两个农民弯下腰，用铁锹铲土，往墓坑里填土，坑底的水被土飞溅起来，发出“噼啪噼啪”的响声，两只青蛙从棺盖上跳下来，试图跳出来，可是紧接着就被土块打落到坑底。“走吧，廖尼亚。”外婆揽着我的肩膀说道。我轻轻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推开，不想离开。

“你真是个……上帝啊。”外婆抱怨着，不知道究竟是在抱怨我还是上帝，然后就长时间地站立在那儿，低着头沉默着。墓穴已经完全被填平了，看上去和其他地方的土地没有两样。可是外婆还是一直站在那儿。两个农民用铁锹拍打着泥土的表面，发出响亮的“啪啪”回声。突然之间刮起了风，把雨刮走了。外婆牵着我的手，穿过墓地上一片黑压压的十字架，带着我走向远处的教堂。

“你怎么不哭呢？”走出教堂的院墙之后，她问我，“哪怕只是哭一下也可以啊！”

我说：“不想哭。”

“唉，不想是不应该的。”她轻声地说着。

这一切都怪异极了，我从小就不喜欢哭，疼了也不哭，只有极少的时候受了委屈才会哭。父亲看到我在哭的时候总是会笑我，而母亲会非常大声地呵斥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我们坐上一辆小马车，马车行进在一条肮脏的宽宽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都是一幢幢深红色的房子。

在车上我问外婆：“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它们爬不出来了，”她回答，“上帝保佑它们。”

我从未听过父亲或者母亲，口中这样频繁亲切地提到主的名字。

几天之后，我和外婆以及母亲，乘坐轮船，我们都坐在一间小船舱里。我那才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不幸夭折了，躯体放在船舱一角的桌子上，被白布包裹着，上面扎着根红色的布条。

我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勉强坐着，船舱的窗子是圆形的，向外突出，很像马的眼睛。从窗子向外看，窗玻璃外，河水十分浑浊，翻起泡沫，不停地流淌着，永无止境。有时河水会忽然猛地冲起来，拍打在玻

璃上，近在眼前，吓得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上。

“别怕。”外婆安抚我，用软绵绵的双手抱起我，动作十分轻柔，又把我抱着坐回到包袱上。

河水的上空，空气中飘荡着灰蒙蒙湿漉漉的雾气，不时能看到远处有一片黑黝黝的土地，然后又很快被隐没在雾气和水之中。四周的一切都在晃动着，只有母亲靠着船舷站着，双手抱在头后，笔直的身子，一动不动。她的面色铁青，十分阴郁，双眼紧闭着，像是盲人一样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——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，就连她身上穿的连衣裙我都从没有见过。

外婆不止一次，轻声对母亲说：“瓦留莎，你吃点什么吧，多少吃一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却并不回答，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外婆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十分轻柔温和，和母亲说话的时候音量会大一点儿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觉得她的声音显得有些小心翼翼的，似乎有点胆怯，而且她也很少和母亲说话。我觉得她好像惧怕我的母亲，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，而正因为如此，我和外婆在心灵上更亲近了一些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出乎意料地，母亲忽然生气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她问的这句话非常奇怪，萨拉托夫，水手，没人能听懂。

一个满头白发的人走进了船舱，他的身材健硕宽厚，穿着件蓝色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匣子。外婆接过那个匣子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，又稍微整理了一下之后，她双手捧着匣子往舱门走去。然而她的身体太胖，舱门又十分狭窄，她只有将身子侧过来，才能穿过，此时她站在门前，身体被卡在那里，进退不得，那模样看上去十分好笑。

“唉，妈。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婆手中将小棺材抢过来，两个人一起离开了，船舱里就只剩下我自己了，我仔细打量着那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农民。

“怎么了？你的小弟弟死了是吧？”他弯下身子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又是谁？”

“萨拉托夫是座城市，你朝窗外看，那就是萨拉托夫！”

船舱外，地面在缓缓移动着，黑压压一片，海岸上十分陡峭，上空升腾着雾气，看上去像是刚从一个圆面包上切下来的其中热乎乎的一大片。

“外婆去哪儿了？”

“埋外孙去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到地下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当然是。”

接下来我对水手讲述了几天前父亲下葬时的情境——他们把几只活青蛙也埋进去了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亲了我一下。

“唉，小家伙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你不用去担心那两只青蛙的命运了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你心疼心疼你的母亲吧，她伤心极了！”

突然，我们头顶传来呜呜的响声，伴随着一声长啸。于是我明白了，这是轮船在拉汽笛时发出的声音，因此我没有感到害怕。但是水手却急急忙忙把我放下来，立刻向舱外奔去，口中说着：“应该快点跑！”

我也很想跑，于是走出了舱门，外面晦暗不明的狭窄走道里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只有离门不远的扶梯台阶上镶嵌的铜条闪着光。我向上看，看到很多人拿着包袱、行李，身上挎着行囊，显而易见，大家都在忙着下船，也就是说，我也该下船了。

但是当我随着一群人走到船舷和岸上架起的跳板跟前，大家都对我喊叫起来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很长时间以内，我都被人群推来挤去，有人摇晃着我的身子，有人在在我身上摸索，直到那个满头白发的水手走过来，他猛地抓住我，对大家解释道：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抱着我飞快地跑着，把我送回船舱，塞到包袱上，转身离去之前，还不忘伸出一根手指头吓唬我：“等我收拾你！”

头顶上的嘈杂声越来越小了，虽然轮船还在颤动着，但是已经没有了在水上发出的那种“扑扑”的响声了。船舱的窗子被一堵湿乎乎的枪挡住，船舱里立刻变得漆黑一片。身边的几个包袱似乎变得鼓胀不少，我感觉自己被挤压在中间，闷得喘不过气来。突然间，害怕和难过袭上心头，或许，我就这样被丢弃在空船上，从此独自一人了？

我走到舱门口，转动着舱门的铜把手，可是打不开。我甚至还拿了一个装满牛奶的瓶子，用力去砸那个把手。可是瓶子打碎了，流出的牛奶把我的两只脚都浇得湿透了，靴子里也灌满了牛奶，门还是打不开。我十分伤心，重新回到包袱上，躺在上面小声哭了起来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

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轮船又开始颤动着，并且发出“扑扑”的响声，船舱的窗子像太阳那样雪亮。外婆此刻正坐在我的身边梳头。她皱着眉头，嘴里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。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密麻麻的，油亮乌黑，泛着点深蓝色的光，从她的肩头、胸口还有膝盖上披散开来，一直拖到地板上。她用一只手将头发撩起来，另一只手费劲地把木梳塞进厚厚的发丝之中，那把梳子都没剩几根梳子齿了，她双唇紧闭，乌黑的眼睛闪着光，看上去还有点生气，顶着这样一大堆的头发，让她的脸看起来非常小，又有些滑稽可笑。

今天，她似乎非常生气，可是当我问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的时候，她还是非常温柔的，和昨天没什么不同，她对我说：“这大概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吧，上帝说，你好好地去梳头吧，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的时候我还经常因为这些又长又密，像狮子毛一样的头发得意着呢，现在老了，我可恨死这些头发了！你先睡吧，时间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刚露头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吧，不想睡就别睡了。”外婆很干脆地同意了，她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不住地朝沙发那边打量着，妈妈仰面躺在沙发上，直挺挺的，像一把绷紧的琴弦。“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？说话的时候小点声！”

外婆说话的语调简直就像唱歌一样，婉转动听，听上去温馨又生动，像美丽的花朵绽放一般鲜活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

睛睁得又圆又大，眼珠漆黑，散发着动人的光彩，微笑的时候，会习惯性地露出一排雪白的贝齿，尽管她年纪很大了，皮肤上有了不少的皱纹，可是整个脸孔看上去依然显得年轻而富有光泽。整张脸上唯一看上去不那么和谐的，就是她松弛的鼻子，鼻头通红，鼻孔外扩。这全都是因为她习惯闻鼻烟，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上面镶嵌着银饰品。外婆经常穿着黑色的衣裳，然而透过她的眼睛，却能够感受到，她永远散发着耀眼光芒，永不熄灭光火的内心。她总是弯着身子，有点驼背，身材很胖，可是跑起来的时候动作却十分灵活，身体也柔软，就像一只可爱的大猫咪。

我感到，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外婆的时候，我就像是一直在黑暗中蜷缩着沉睡，然而她的到来唤醒了我，将我引领到了明亮的世界当中，不再被黑暗所吞没，她让我周围的一切，都变得色彩斑斓，美妙无比，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太多的美好。她对我而言是终身挚友，是我内心最亲密的人，也是最了解我，对我而言最珍贵的人，是她用内心无私的爱温暖了我，让我即便面对生活中的艰辛，也充满了力量。

四十年前，我们乘坐的那艘轮船行驶得十分缓慢，我们在去往尼日尼的路上行进了很多天，而直到今天，最初的那些充满美好的日子，依然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里，不能忘怀。

天气晴好，从早到晚，我和外婆一直都待在甲板上，碧空如洗，周围是一片秋日富硕的金黄色，伏尔加河的两岸风景如画。轮船是浅棕黄色的，后面拖着一根很长的缆绳，缆绳一头连接着一艘很大的驳船，缓缓地沿着蓝灰色的河水，溯流而上，轮船的外轮片拍打着水面，发出“呜呜”的沉重的回响。驳船像是一只慢吞吞爬行的灰褐色的甲壳虫。伏尔加河的上空，太阳缓缓移动，周围的一切景象瞬息万变，不断地变幻着，呈现出全新的景象：绿色的群山点缀着大地，犹如层层叠叠的褶皱点缀着华贵的衣裳；沿河的两岸，城市与村庄都错落有致，犹如精心雕饰的美好景致；金黄色的秋叶落在水面上，顺着水流的方向漂远。

“你看啊，多好！”外婆在甲板上来回穿行，到处游走着，嘴里一直不停地赞叹着，她看上去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欣喜地睁大她的双眼。

外婆时常望着河岸出神，甚至也忘记了我还在她身边。她伫立在船

边，两臂交叉在胸前，微笑着，沉默着，双眼里满含热泪，我伸手扯了扯她的黑色印花裙子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猛然回过神来。“我好像做梦了一样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亲爱的，我是因为高兴才哭的，而且我年纪大了，”她依然微笑着，“你要知道，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，已经活了六十多个年头了。”

她常常在闻了鼻烟之后，就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故事里面有善良的强盗，还有虔诚纯洁的人，也会有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。讲故事的时候她声音总是轻轻的，略带着神秘地弯下身子，对着我的脸，她的双眼瞪得圆圆的，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，好像通过这样的方法将力量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我的内心，好让我精神大振。她说话的语调十分美妙，像是在唱动听的歌曲，十分流畅伶俐，听她讲话会让人心情大好。我一般听到最后，末尾还会意犹未尽地请求她：“再讲一个吧。”

“那就再讲一个以前讲过的那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老人，他坐在炉子旁边，他把一根面条刺进自己的脚底，一边来回摇晃着身子，一边哀号着‘哎哟，小老鼠啊，疼死啦，哎哟，大老鼠啊，我受不了啦！’”

外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会模仿故事中老人的模样，她用两手抬起一只脚并抱住，把脚悬在半空中晃来晃去，五官都纠结在一起，就好像她自己真的脚痛一样。

围在我们身边的几个水手，都是一些满脸大胡子，又十分友善的农民，他们也一边听着，一边大笑，对外婆讲的故事啧啧称道，也会要求说：“老太太，再讲一个什么吧！”

然后他们就会邀请我们：“走吧，我们一块儿去吃晚饭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会请外婆喝伏特加酒，还请我吃各种甜瓜；这些都是他们偷偷在私底下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个负责人，他不允许人们吃西瓜，如果被他发现有人在吃，他就会把瓜果抢走，然后扔到河里去。这个人的衣着和岗警很像，制服前面有一排的铜纽扣。他每天都醉醺醺的，船上的人看到他都躲着他走。

母亲很少上甲板，她总是远离众人一个人待着。她一直沉默着。她

身材高大，端正挺直，肤色有些灰暗，面色铁青，她浅色的头发被辮成辮子盘在头上，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又大又重的王冠。直到现在，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她的影像，仿佛穿透层层雾霭云彩，她高大的形象、强健有力的体魄和坚定果敢的品格，都会出现在我眼前，而她那双和外婆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正从云雾里冷冰冰地眺望着遥远的前方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说：“妈妈，人家都在笑话您呢！”

“上帝保佑！”外婆毫不在意地回答，“让他们笑话去吧，尽管别客气，请便！”

我还记得，外婆只要一看到尼日尼就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朝船的一边推；高声说：“看，快看啊，多好啊！这就是尼日尼，我的上帝啊！你看啊，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，简直像是仙境一样！你看看那些教堂，简直就像飞翔在天空中一样！”

外婆还会央求我的母亲也来看，她说话的时候快要哭出来了：“瓦留莎，你看一眼吧，那是茶林，你还记得吗？也许你已经忘记了，你高兴点吧！”

母亲却只是皱着眉，苦笑着。

船停泊在那美丽城市对面的河水中心，河面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船只，船帆犹如密林一般树立，这时就会有一条满载着人的大舢板划到船的旁边，用竹竿钩住船放下去的跳板，接着大舢板的人会挨个上了轮船甲板。在队伍前头走得飞快的是一个干瘦的老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，长着一脸红色的大胡子，他有着鹰钩鼻子和两只绿豆般的非常小的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低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，向老人扑过去。老人立刻捧住她的脸，用两只通红的手，来回地抚摸她的双颊，尖声叫着：“怎么啦，傻丫头？啊……这就对了……唉，你们呀……”

外婆像个陀螺似的一直飞快旋转着，一转眼就把所有人拥抱和亲吻了个遍，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，急匆匆地说：“快点！来，这位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你雅科夫舅舅……娜塔莉亚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这是表姐卡捷琳娜，这是我们一家人，你瞧，这么多人！”

外公问她：“孩子她妈，你身体还好吗？”然后和外婆亲吻了三次。

外公把我从人群中拉了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：“这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阿斯特拉罕的，从船舱里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公转而问母亲，母亲还没回答，他就推开我说，“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样……都下船吧！”

我们上了岸，朝斜坡走去，那些斜坡是由大块的鹅卵石铺就的，两旁的野草被踩踏得很厉害，已经枯萎不堪了。

祖父拉着母亲，走在大家前面。他个头很矮，还不到母亲的肩膀，母亲看他的时候要低头看，他走路的步子又小又快，十分灵活敏捷。两个舅舅则沉默不语地跟在后面：米哈伊尔舅舅有着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，梳理得十分平整，跟外公一样瘦小，雅科夫舅舅则有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，一起走的还有几个身穿艳色连衣裙的胖女人，和六个孩子，这几个孩子都比我年纪大，性格都很安静，一声不响。我跟外婆和身材矮小的娜塔莉亚舅妈一起走，舅妈面色苍白，眼睛是蓝色的，她挺着大肚子，走得十分吃力，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气喘吁吁地，低声说：“唉，我走不动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你？”外婆生气地埋怨，“一家子都那么蠢！”

这些人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所有人，我都不喜欢。我在这一家人当中，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像个局外人，甚至就连外婆也让我感觉到疏离和生分。

我最不喜欢的是外公，我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敌意，因此我特别留心他，对他怀有戒备的心理，却又非常好奇。

我们一群人终于爬到了坡顶，顶端紧靠右边的街口，有一座矮小的平房。平房的墙上涂着灰红色的油漆，屋顶低低地扣着，窗户突出。单从外观看，我以为这房子应该不小，可是进入房子内，我才发现，这房子小得可怜，几间狭窄的房间晦暗不明，拥挤不堪，简直像轮船每次到达码头停靠的时候一样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气冲冲的人，小孩子像一群偷吃的麻雀，穿来穿去，到处都散发着一股我从没有闻见过的刺鼻气味。

我不知不觉地来到院子。院子也叫人觉得不舒服：整个院子到处都挂着各种各样大块的湿乎乎的布，到处都放着大桶，大桶里面装满五颜

六色浓稠的水，里面也泡着那些乱七八糟的布。院子里有一个看上去快要坍塌的小房子，里面炉子里的木柴猛烈燃烧着，锅里的东西被煮沸了，咕嘟咕嘟直响，有个人在大声地说一些奇怪的话：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……”可是我却看不见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。

二

我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以一种十分沉重，并且难以形容的怪异的方式开始了，时光飞速流逝。那段生活在我记忆中重现，就如同一个心地善良且真实的天才，在讲述一个凄惨的童话，那么现实，又历历在目。现在，当我回忆起过往的时候，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，从前的一切竟会是这个样子。太多事情是我想要争辩、否认的，因为在那“愚蠢的一家子”的黑暗生活中，残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

然而真理高于怜悯。我并不仅仅是在叙述自己个人的事，而是讲述从过去到现在，平凡的俄国人的生存现状，他们依然生活在这样充满可怕的、令人窒息的狭窄环境当中。

外公的那栋房子里，到处都充斥着极为紧张的氛围。所有的人都互相仇视，这样的仇视不仅在大人之间，甚至荼毒蔓延在孩子之间。后来，从外婆的口中我才得知，母亲刚回娘家的那几天，刚好碰上两个舅舅提出要分家的意愿，态度十分坚决。而母亲出其不意地回到家中，更加剧了他们那种想要分家的决心，并且问题因而变得更加尖锐了。舅舅们生怕我母亲要回她应得的那份嫁妆，因为过去她没有听从外公的意愿，和我父亲“私奔”了，那份嫁妆便一直扣留在外公手里。两个舅舅认为，这份嫁妆应该他们两个平分。另外，他们两个也一直在为谁到城里开作坊、谁去奥卡对岸的库纳维诺村而争吵不休，两个人为此已经到了剑拔弩张、撕破脸皮的程度。

我来这里没几天，在厨房吃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场争吵：两个舅舅